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定鼎奇聞 第四回 柳巡撫勤王赴敵 李自成試技誇人

話說李自成與周清結為兄弟，學他的鐵匠生理，一個盡心提拔，一個手段高強，正是世上無難事，只要有有心人，不消幾個月，那打鐵工夫沒有一件不曉得。且日竭力而做，也是天意如此，比之他父母在日，大是不同。因為這等頗得快活過日，做到一年之後，家中生意，來得越多，囊中積下金銀，竟成一個小小的財主。又過兩年，那自成已成一箇精壯漢子，衣食動用，般般稱心。只是有一件不滿之處，不免面帶憂容，無奈倚向他人，不好說出。到是周清的妻子趙氏，看見自成形容憔悴，要試他的心事。因問道：「叔叔前日對門有個王媽媽來家，要與叔叔說他心事，爾心下如何？」自成答道：「得蒙哥嫂骨肉看承，只恐不能報效，這婚姻事體，一憑哥哥嫂嫂做主便了。」趙氏意會，便私對他丈夫說道：「近來叔叔如此緣故，我把婚姻事的話試他，他便這般答應。」周清見妻子說這般話，也把頭點點。卻說對門王媽媽專與人說合婚姻，又要與人活動活動。只是一生會說光騙人說合的親事，十個到即有九個差錯的，或是男家娶錯了媳婦，或是女家錯了丈夫。這個老媽只管自家吟要花紅銀，兩下裡奔走，圖個口腹，那管害死了人。故此地方上，有人譏他幾句道： 慣做媒婆王媽媽，妝嬌自謂姿容洽，

簪釵插戴果娉婷，裙衫襯貼真瀟灑。
只要銀錢那怕羞，惟圖酒食何嫌罵，
不知賺了幾多人，並無實話多虛報。

當日周清聽了妻子的話，便走到王媽媽家來，央他做媒。相見了，王媽媽道：「周大官下顧，有何作成老身之處？」周清道：「俺家兄弟要尋一個好親事，特央王媽媽作伐。」王媽媽聽了歡喜道：「我想周大官見顧，必是福星照臨。便是來得湊巧，東門外有個鄭員外，他的娘娘在我面上極好意思，家裡田莊屋舍，財寶金銀，無所不有。生得一男一女，其女如花似玉，做得一手好針線。前月他對老身說，要擇個佳婿，老身看這頭姻事，到也合式，待明日老身去走一遭，到府回復。」周清遂辭別回家，專等明日消息。卻說王媒婆平日極是會騙人的，惟有這一件事，到是實打實，半句不虛的。果然東門外有個鄭員外，家資頗有些，妻子馮氏生得一男一女，當初做人家，起手時，只存得一斗米，卻在外邊遊手好閒。那女兒生得標緻，名叫燕娘，正要選個佳婿。王媽媽卻把這頭親事一說就允，即便擇日行聘，送禮時花紅羊酒，緞疋釵環，大模大樣，不像個鐵匠做事。納聘以後，再隔兩月，打點過門。那時李自成打扮做新郎，十分歡喜，鄭員外置備妝奩，周鐵匠鋪排筵宴，說不盡一派風光。成親之後，真是魚水夫妻，恩愛日過，周清與李自成都是成雙一對，正好快活做人家。那知道福過災來，運如輪轉，向來得遇風調雨順，天佑萬民，自成生長到那時米粟魚鹽，價值無多，容易過日。誰想過幾年來，人事不和，天心不順，若不是亢陽九載，就是淫雨連年，水雹飛蝗，疾風疾露，更相迭至。弄個江北地方，赤地千里，江南庶眾，飢殍盈途。正是：

兵戈只為災荒起，離叛皆因徵稅煩。

且說大江以北，自連年荒旱，寸草不生，米粒如珠，紫薪似桂，那富的拚著五六兩銀子糶石把米，育男養女，那貧的做些小經紀，一日賺的錢，不過幾文錢，就是升合也換不來，如何養父母、畜妻子。因是這等，那瘦軟畏法的，只好直僵僵死填路道。那有把氣力的，便自恃其強，不安天命，不畏王法，卻去做些歹勾當。小則鼠竊狗偷，大則明火持槍。還有狼中之狼，惡中之惡，莫如北方陸路的響馬，海洋出沒強徒，這班人殺人如切菜，劫掠行兇，公行剿捕不能，巡撫不得，無可如何。再說李自成討了妻房，正好安享過日，不意虧道如斯，世情有變，日逐使用不計，後來飢荒年歲，那裡得許多生意。又不比當初周清家事，出多人少，總無下剩防身之物，漸漸的蕭索起來，心上要更改行業。且自成是今無行小人，怎肯日貧固守。所以略見風頭不順，便移易更張，卻遇天啟年，南番交趾國裡，點齊數百萬的精兵肥馬，攻殺前來，直入內地。但見：

突眼苗兵，手執強弓毒矢；卷須文將，身騎駿馬雕鞍。鐵盔映日光芒，金鼓驚天振動。長驅直進三軍勇，疾走銜枚百戰難。

交兵殺入內地，把一個北京城圍住攻打，天啟皇帝聞奏，即著兵部設計抵敵。那時兵部官分兵緊守，就傳檄十三省都堂，並各邊巡撫，各要作速提兵，勤王救駕。不說各處總兵前來，只說兩廣都堂柳長春，是個文武全才，威名素著，今聞得這個警報，即傳令各鎮總兵官，刻日點兵，前往京師勤王，赴戰火牌：

兩廣軍門柳 為勤王事，照得交兵驅動，神京險危，警報頻傳，天威震赫，風屬在行，臣子入援，義在爭先。為此牌仰各鎮，速點精兵十萬，刻日起程，務期掃蕩塵氛，清寧邊境，然後敘功升賞，寵沐天恩，毋負忠義之心，毋得稍延之罪，須至牌者。

天啟二年二月十五日示

總兵官奉了火牌，即日點精兵，招募壯勇。卻好李自成向來見打鐵生意淡泊，就要到隊伍裡來，充個頭目，領些餉糧生活。每當到擴野，學得幾枝冷箭，今一徑投到兩廣軍門總兵標下，就充做隊長。柳公下令，總兵官領前隊先行。總兵官奉令領軍先行三四日，那行糧就不接濟起來，這些兵士不免出怨言，領兵官不用溫言慰諭，只顧催赴進程，動不動輕則捆打嚴刑，重則斬首示眾。因此軍中一開聲鼓噪起來，四散而走。正是：

三軍未動，糧草先行，
膠投漆合，眾動歡聲。
同甘共苦，肝膽相傾。
恩威並著，方曰知兵。

一時間走了許多軍兵，原來就是李自成出頭倡亂。後隊柳公，大兵到時，聞知此事，將總兵參了，連忙下令招安，那伙叛兵，已自遠遁去了。柳公統兵到京，與各巡撫把交趾國的人馬圍住，真真殺得肉泥骨粉，地慘天愁，殺死五六十萬，只剩得幾百個殘兵敗卒，負命而逃。那時各撫凱旋奏捷，得勝班師。忽聞日本倭夷，又有兵戈陡起，自東海殺來，柳巡撫星夜回兵剿殺，不暇去緝捕前日逃兵。竟不知李自成這一伙，走到山東地方，遇著一起北來的逃兵，將他截住，索取財物。李自成道：「我乃關中草寇，名著三秦，自號闖王，神欽鬼服。你們這樣狗才，買乾魚放生，不知死活的。也罷！我若不放些手段出來，叫你們到底不信。」便把手內這一根棍子，倒轉來插在地上，即帶過馬來一跑，約離了四五十步，勒轉馬頭，拉弓搭箭，看正了這根棍柄，只聽得括的一聲，這一枝箭不東不西，恰好中著柄上，把棍柄分為兩半。那些人見自成這般箭法，便一齊倒身下拜道：「我等有眼不識，望祈恕罪。俺等無處安身，眾思落草，只患沒有個頭目，今日有緣，遇得湊巧。」正話說之間，卻有一起客商，從北京回南的，就被他截住，身邊帶得九百兩銀子，盡數劫了，饒他幾條性命。就把打劫的銀子，花費起來，宰豬殺羊，祀神見紙，立他敬個寒民。那時山東地方，久遇飢荒，人民游寮，不見去處，存不的破落草屋，這伙人就借他做個巢穴。祀神的時節，各各齊聲念道：

結義眾姓李自成等，各人鄉貫不一，近來只為天地不公，貧富不等，更兼官貪吏酷，是故隨此營枯，成等願效梁山之故事，期為晁蓋之後人，即漢世五盜將軍，亦當助貧而掠富；豈今日自成等眾，敢求益寡以哀多，伏望神明，忌祈照鑒。

祀神已完，燒化紙馬。這些豬羊祭品煮熟了，切成大塊。排下九張桌子，眾人推李自成首席，其餘次序坐下，大碗酒、大塊肉吃得個個酩酊方休。只因這番有分教：

劇盜成群，再非跳梁之輩；
窮凶結黨，更兼跋扈之徒。

畢竟做出甚麼勾當來，且聽下回，後來一一分解。